



都市 大款 驚人夢

刘一达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都市大款惊人梦

刘一达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0 号

都市大款惊人梦

刘一达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开明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1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一版 1993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册

ISBN 7-5047-0431-8/1·0005

定价: 5.90 元

作者的话

在这本书没有付梓之前，一个朋友看了底稿，眼睛瞪得老大，话像炒蹦豆似的：“这不是小说吗？”

我没敢跟他比眼珠儿，给他点了一支烟。我用和缓的语气问他：“你难道没觉得现实生活中处处有小说吗？也许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部小说。”

这句话，把我的朋友问哑巴了。

凭心而论，本书所写的10位款爷，都是现实生活中喘气的大活人，他们不但仍然在喘气，而且个个儿底气挺足。

本书所陈述的故事，也是作者一个一个儿地跟踪采访，所得到的真实材料。如果读者有什么值得怀疑，那么，我在这儿跟您翻一道“底牌”，本书所有人名都是假的。这个原因也是众所周知的。除了这一点，作者绝没有对不起读者的地方。我基本上忠实于本人的口述。当然，在行文时，我玩了一点小“猫腻”，把谈话的语气改了改味儿。

说老实话，当记者的想挖出采访对象心灵深处的东西，挺不易的。即使挖出来了，形成文字也深了不是浅了不是，稍不留神，就会“餓眼”。好在这些大款不属于名人之列，我放开胆子把他们的隐情曝了光，不至于提拉着心，等着吃“官司”。

采访这10位大款，我用了整整一年多，而真正拿笔写他们，却只用了两个月。一则，他们这些人都在“海”里漂着，东南西北，天上地下的到处跑，逮住个谈话的机会挺难；二

则，即便“抓”着他们，假若没点交情，人家也不会跟你口吐真言。这年头，打发一个记者，比打发一个要饭的容易得多，四个字：恕不接待。您有脾气吗？为了掏出点真东西，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用我的文兄陈建功的话说是上蹿下跳地来了几个回合。好在工夫没有白搭，抢了一通儿风镐，挖出点玩艺儿来。

对于大款，人们并不陌生，褒贬之词，莫衷一是，当然还是贬的居多。谁让他们那么“扎眼”呢？作者在本书中并不想就这个问题多发议论。写的是人，就谈人。说的是他们个人的经历和各种人生感受。是非曲直，读者自有公断。

尽管人们对大款们持各种不同的态度，但是恕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地说，这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不想成大款的，谁不想日子过得滋润一点呢？

大款现像即然是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对于大款的人生档案，也是极想了解的。那么，您闲来无事的时候，不妨翻翻此书，如果说您多少能了解到大款们的一些心态和隐情的话，也算是作者一年多的心血没有白费。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物资出版社的编辑杨银旗老兄，没有他的帮助，此书难以跟读者见面。

刘一达

1993年6月于建国门

目 录

一、生意口上的赌徒	(1)
12000元听一首歌	(1)
人生的又一个赌注	(6)
不求别人施舍,也不施舍于人	(14)
为500块钱,当了囚徒	(21)
板爷中的“老大”	(35)
当“糖葫芦大王”	(40)
脚踩五条船	(50)
在“海”里呛了一口	(53)
当上了公司董事长	(56)
二、陈女士的隐情曝光	(59)
太太,你想干什么	(59)
她曾是堕落的女人	(62)
青春的代价	(73)
女人的姿色就是资本	(90)
不是小妾,是“傍家儿”	(116)
由幕后走到前台	(118)
三、两个“老三届”大款	(121)
背水一战	(121)
单枪匹马闯天下	(123)
伤了元气	(125)
我怎么当“倒爷”	(127)
名片上的文章	(129)

走道要看着脚底下	(132)
她成了新闻人物	(134)
经商也是一种刺激	(135)
人要把握住机遇	(137)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40)
改变一种思维方式	(142)
 四、今日中国的“高老头”	(144)
甬跟我玩“哩喂愣儿”	(144)
瓦片儿比人民币值钱	(154)
儿子、闺女玩儿去	(166)
他们买宠物，我买大姑娘	(172)
宁死也不露富	(175)
 五、胡同里杀出来的“大哥大”	(180)
“总统车队”惊煞长安街上的警察	(180)
“钱是一种负担”	(182)
“老爹说想出息就要当拼命三郎”	(185)
下上步，奔俄罗斯	(188)
 六、“新潮一族”的人生五味	(191)
高尔夫球打出来一个“怨家”	(191)
断魂东京，小命差点饶进去	(195)
开侃，人生的另一道风景线	(205)
 七、千万别拿正眼看我	(212)
35 万元一道菜，北京大款斗倒广州富豪	(212)
又破一个记录，“小费”一万块	(216)

胆小别往海里跳	(217)
花钱买主席	(220)
市场,跟着我转	(221)
要赚就赚大个儿的	(223)

八、第五个轮回

——一个浮出海面的款姐	(226)
京城有我一“号”	(226)
用贞操换来人生一课的学费	(228)
独自漫步在街头	(230)
初入“商海”就呛水	(233)
广州人教育了我	(236)
我要当女强人	(238)
走——不是跟着感觉,而是跟着市场	(242)

九、“大鼻涕”的生活感受	(247)
他要买前门楼子	(247)
一个嘴巴打出一个梦	(250)
一块上海牌手表的代价	(254)
赤手空拳当“倒儿爷”	(261)
意外之财,一夜富翁	(268)
练的不是“玩艺儿”,练的是胆儿	(276)
砸金表“斗法”	(283)
全世界的文物等着我去收藏	(287)

● 12000 元听一首歌

在我采访过的暴富大款当中，霍三——霍春生的确是个
人物，他那诡谲多变的人生以及对生活所持有的那种玩世不
恭的荒诞不经之举，令我现在想起来也难以理解。

我曾跟他作过几次深谈，但他给我描述的个人发财的道
路和 40 多年走过的人生旅途，是那么地飘渺茫然，以至于使
我听后感觉得那是天方夜谭，是他在跟我调侃人生。但是，事
后我从他的几个朋友那里摸底，人家告我，他说的都是真事
儿。并没掺“水”。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而不是他逢场作戏。

我第一次接触霍三，是 1992 年夏天，当时他夸财斗富，
在京城暴了个“冷门”——掏 12000 块钱，点了一首歌。

从我的朋友林子那里听到这件事儿，我的惊诧是可想而
知的。

12000 块钱，相当于三年的工资！

惊诧之余，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他看上了那
个唱歌的演员？或是跟那家歌舞厅的老板有什么“默契”？我
急于想知道他如此“烧包”的动机和隐衷。

林子说：“他单为堵一口气。”

“为堵一口气？于是拿 12000 块钱打‘水漂儿’玩？”

“这在霍三那儿是常有的事儿。”

林子不以为然地笑道。

林子在西单夜市练服装摊儿，认识许多款爷，虽然他“下海”时间不长，还没完全扑腾起来，现在还不够款爷的档次。

“你能不能带我见见霍三？”我对林子恳求道。

“实话说，我跟他也是半熟脸，他是生意口儿上混的人，成天价不着家，到处飞，找他不容易，不过我可以试试。但是有一样，你千万别露自己的身份，他可不愿什么人来写他，你要见他，也只是说来谈生意怎么样？”

“可以。只要你能把我介绍给他就行。谈什么，我会随机应变的。”我说。

以后的十多天，我一直在等林子的电话。我对这个采访对象产生了浓厚兴趣。在跟他见面之前，我又从另外一个款爷那里了解到霍三的一些轶闻。

霍三平时不修边幅，他不像有些大款，把富态尽显其表，西服革履，手指头戴着金戒指，手里拿着“大哥大”，趾高气扬的劲儿。他身上的“行头”跟街头巷尾收废品卖花生仁的老农相差无几，他的这种扮相，的确让人莫测高深。当然也时常让人“餓眼”。尤其是眼下的社会风气，衣貌取人是最普遍的心理。那些不摸底细的人对他的这身装束稍有怠慢是难免的，逢到这时，他不急不恼，也不跟人申辩，他只用钱来“说话”，弄得对方窘迫难堪。

有一次，他到某四星级饭店请客。把门的服务小姐和礼仪先生上下打量他一番，把他当成了乞丐，大堂的经理也走过来告诉他走侧门。霍三知道走侧门的意思，侧门是饭店倒垃圾的地方。霍三冷笑起来，他的笑充满了轻蔑和冷漠，后

来我在采访时，多次看到过他的这种冷笑，那的确是狂傲不羁，蔑视一切的笑。你会从这种辨不清是喜是怒，是苦是辣的神秘莫测的狂笑中体会到一种人生游戏或人生恶作剧的意味。可能当时那家饭店的当班经理错以为遇到了疯子。他们连推带搡，连说带劝地想把他逐出大门。

霍三依然狂笑不止，笑够了，他问道：“什么人可以进饭店？”经理说：“起码要有一定的消费档次，我们这里一杯酒就 200 块钱，够你花半年的。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

霍三说：“一杯酒才 200 块钱是吗？那你们这儿太便宜了。我先‘喝’两杯怎么样？”说完，他从满是油垢的破衣服兜里掏出一沓子面值百元的钞票，数出四张，交给经理，经理一时愕然。他当然不能收这钱。

霍三见他不要，拿起两张钞票，“唰唰”撕成两半，扔在了地上。然后径直走向餐厅。弄得经理和服务小姐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霍三进了餐厅，一气儿点了几千块钱的菜，然后对两位陪客说，我们今儿不在这儿吃了，每菜只动一筷子，便扬长而去。惊得饭店经理和服务小姐目瞪口呆。

第二天，霍三还是那身扮相，再次来到这家饭店，经理慌忙作陪，霍三把脸一绷，提出让经理为他斟酒点烟，经理陪着笑脸，一一照办后，他竟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笑得让经理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霍三要的就是这个“谱儿”。

杨胖子，也就是霍三点歌的那个歌舞厅的老板接受了我的采访。

杨胖子，40 多岁，长得并不胖，不知为什么别人会给他起这样的绰号。他以前是某剧团的“龙套”。混了十来年，也

没“出息”到混个什么“角儿”当当，一咬牙辞了职，在东四练了两年多服装摊儿，以后有点“底气”，在东四十条立交桥附近租了个门脸儿，跟人搭伙开了个歌舞厅。这是八九年的事，当时，北京的歌舞厅业还刚刚冒头儿，杨胖子的生意着实“火”了一阵，谁知，好景不长，他的歌舞厅还没站稳脚根，北京的歌舞厅业呼啦啦起来了，一年的工夫，冒出上百家，饭店增设的歌舞厅，档次都比杨胖子的不低。当初的那些主顾，包括霍三纷纷另谋高门，不上他这儿来了，眼看自己的业务被人“淹”了，杨胖子暗自搓火。

大概是受一部电影里的某个情节的启发，杨胖子心生一计，想借“鸡”下蛋。狠狠儿敲霍三一下，同时也往外打打知名度。

杨胖子早年在文艺圈里混过差事，深谙圈里的路数，也认识一些在外面“走穴”的歌手。他知道请那些大红大紫的“星星”们上他的歌舞厅，一是人家看不上眼，二是他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往里“填窟”。于是他把某歌舞团的女歌手，在外头“走穴”时改名叫“映山红”的三流演员搬了来。然后暗中又找了几个哥们儿佯装成港台阔佬，在台下竞相点歌，哄抬“映山红”的身价。杨胖子一切安排妥当，拿着大红请柬，去请霍三。

霍三正好刚做成一档子甜买卖，赚了9万多块钱，处在兴头上。见杨胖子一脸殷勤，央告他去给“映山红”捧场，不好驳面子。他跟杨胖子以前打过交道，杨胖子一直拿他挺当回事儿，张口闭口大哥，叫得透着那么亲热。他这人有时经不住三句好话。

霍三被安排到贵宾席上。“映山红”一出场，他便与杨胖子的那几个哥们儿争起来。

一开始，点“映山红”唱一首歌，起价是50块。可是，后来那几个“港台阔佬”都抬到了500块。

“映山红”的歌喉圆润，长得也挺“甜”。几曲港台歌曲终了，霍三问杨胖子，那几个抬价儿的主儿是哪儿的。杨胖子诡秘一笑说，是港客。霍三一瞅那派头儿，也给唬住了。

此时，“港台阔佬”已经把点一首歌的价码抬到了1000块。霍三的脾气上来了，一拍巴掌，叫道：“我点一首歌，2000块！”想不到对方存心斗气，把他提的价码翻了一倍。霍三急了眼。此时身穿大红旗袍的“映山红”，在台上对他频频示意，暗送秋波，杨胖子也在一边斜睨着霍三缄默不语。

霍三腾地站了起来，对众人道：“只要‘映山红’为我唱一首苏芮的《奉献》，我霍三敞开口子，任她点东西，她点什么，我出钱给他买什么！”这句话像往油锅里扔了块木炭，腾起一团火苗，众人呆若木鸡。

霍三绝不食言，杨胖子暗示“映山红”要狠“宰”霍三一刀，起码要辆“桑塔纳”。

“映山红”没敢开牙，只提出让霍三为她买一只宠物。霍三次日开着车，携“映山红”来到京郊昌平的“神州爱犬乐园”，由她随意挑选。结果霍三掏12000块钱，为“映山红”买了一只荷兰种的哈巴狗。

12000元点一首歌，真是令人吃惊的“奉献”。

杨胖子跟我有有点闪烁其词，显然他是因为自己作的“局”没能狠狠地宰霍三一刀，却便宜了“映山红”，而耿耿于怀。

“不过，事后这事在京城的风光们当中传了出去，我的歌舞厅又‘火’了一阵，人们都想一睹‘映山红’的风采，合着我反倒替她作了广告。”杨胖子面带不悦之色。

“霍三还上你这儿来吗？”

“偶尔照一面。他们这些人本来没有听歌的雅兴，来，也不过是消遣一下，挥霍一下。”

我似乎从杨胖子这儿得不到有关霍三的更多的情况。为了弄清霍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只有采访他本人。

没过两天，我接到了林子的电话，霍三同意见我，他让我直接上霍三的住所去找他。给我留下了他的地址。

● 人生的又一个赌注

走进北郊的一栋公寓，我叩开了霍三的家门。

这是三居室一套的普通公寓。它的产权已归霍三，三年前，他出资 17 万元把它买下。室内装饰的极其豪华，木墙围拼着精致的花纹，石膏板吊顶，水晶石的地面铺着地毯。客厅里摆着一个大写字台，旁边的方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室内的两面墙排列着组合柜，里面摆着许多古玩，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裱好的字画。整个环境显得十分高雅，与我原来想像的大相径庭。

霍三，四十多岁，瘦高个儿，长发略微有点谢顶，高颧骨、深眼窝、蒜头鼻子，下巴刮得很干净。一对闪着火炭似亮光的小眼。尽管已是初夏，他却穿着笔挺的西装，打着领带。好像是有意打扮，领带系得稀松二五眼。

一位挺漂亮的小姐把我带到他的客厅时，他正坐在写字台前打电话。显然是在谈一笔生意，所以，我进来时，他没放下电话，只是摆了摆手，让我坐在离写字台不远的皮制圈椅上。

他的这身装束与打电话时的那种矜持举止和语态，改变了我临来时，听别人介绍对他所形成的印象。他倒很像个经理呢。我暗忖。

那个小姐给我端来一杯刚沏的茶，并且为我点上一支“三五”，然后留给我一个甜甜的微笑，转身走了。

霍三好像是给他的下属下什么指令，因为打电话的语气都是命令式的，极简短，极干脆。

撂下电话，他从写字台上拿起一支又黑又粗的“雪茄”，点上，嘴里喷出一股浓浓的呛人的烟雾，拿眼审视着我，冷漠地说：“你找我来谈生意？”

“哦，是……”我突然发现他的眸子射出的光像一把利刃，这道目光有一种令人不寒不栗的冷漠。

“哈哈”他猛然暴发出一阵狂笑，令人难以捉摸，令人感到这笑声里藏着一股寒冷的气流。

“你不像是生意人。你看着我的眼睛。”他阴冷地说。

我的职业使我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包括三教九流，地痞流氓。我一向不怵任何邪恶的眼睛，但是霍三的眼睛，却让我心里打了个冷战，因为我从这鹰隼一般的眼色中，一时难洞察到它所表露的意味。但我还是把眼光扫向他，四目相对，疑惑与诡谲交织在一起。我不知这是一种什么力量的抗衡。

“你的眼睛好厉害呀！”我淡然一笑，试图打破这种使人尴尬的局面。

他扬声笑了，这一次笑容里带有一些能够觉察到的善意。

“厉害？那分对谁。对你，我不敢，也没必要。你说我的话对不对？你不是来找我谈生意的。”

我想我临来之前，林子一定跟他讲我是来谈一笔什么买

卖的，而我的外表和气质确不像是个生意人，这一点，别说霍三，就是换了别人也会一眼就能识破。我怎么装也装不像，何必跟他演戏呢？

“你说的对，谈生意，不过是个借口，我是报社的记者，找你来是想交个朋友。”

“你们这些耍笔杆儿的，真是书生气实足。谈生意？就你这样儿，不是我踩咕你，我要掏坏，把你卖喽，你也许还得念我的好儿呢！”

他抽了一口“雪茄”，淡然一笑道。

“这话怎么讲？”我故作惊讶。

“这年头，做买卖瞅着容易，其实这里头的道儿深着呢。我这人说话直来直去，没点胆儿，没点手腕儿的人，干脆甭走这一经。做点小买卖倒成。弄个仨瓜俩枣的，撑不死，也饿不着，当个规矩人。您要想干大买卖，不心黑手狠，成不了事。所以我说，看你这文弱书生的样儿，不像是在生意口上混的人。”

我释然一笑。对他的这番歪理，委实不敢苟同，也许这只能算是他的生意经。

“找我有什么可谈的？交朋友？甭跟我玩这‘哩喂愣’。真的，你是报社记者，能看得起我们这号人？是不是想从我这找新闻呀？”

“假如您这儿真有新闻，宣传一下不好吗？”

“扯臊去吧你！我们这儿能有新闻？得啦，手头缺钱花，你就明说。眼下，你们当记者的不是讲究‘吃’企业，‘吃’老板吗？你趁早别在我身上打主意，我这人‘土性儿’味，上不了台面儿。找零花钱，你甭客气，直说。”

“你别太小看人了，你以为我们当记者的那么没骨气，不

嫌寒碜，伸手就跟人要钱？我是真心实意来跟你交个朋友，你要看得起我，咱们就别玩虚的，好好聊聊，你要看不起我，我决不给你这儿添乱。”

我作出十分生气的样子，背上书包，站了起来，要走。

他的深眼窝里，“小火炭”闪了闪，笑了起来。

“气性不小呀你。你要走，我绝不拦着你。可有一样儿，这不是我轰你走。兄弟，在外边闯荡，别那么小肚鸡肠。我能看不起你吗？”

“瞧你这态度。老实说，我到哪儿采访也不会像你似的。”我又“烧”了他两句。

这时，电话铃响了，他绰起电话，用手示意我坐下。

电话可能还是刚才那人打来的。他不是在说，简直是在吼：“不是他妈告诉你了吗，甬罗嗦！就是那个价儿，多一分钱也不行。什么？我去谈？我去谈要你干吗？你的脑子让狗给叼走了？不会多动个心眼儿吗？甬费话，这个买卖放跑喽，别怪我跟你翻脸。”

“咣”，他把电话放下了。

“你倒是个‘局器’人。得，咱俩今儿算是认识了。往后我们就是哥们儿。实在抱歉，你瞧见没有，我手下雇佣了一帮废物，屁大的事儿也找我拿主意，得我亲自出马，这是个甜买卖，我不能把到嘴边儿上的肥肉，白扔喽。我得去一趟，陪不了你啦。”

他喊了一嗓子。刚才那个小姐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过来。

“你陪这位先生到‘明珠海鲜’吃顿饭，口儿高着点。”他吩咐道。又转过身对我说：“我是大老粗，没喝过什么墨水，小时候，背过唐诗，《琵琶行》知道吧？里面有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真他妈是这么回事，买卖人，买卖一来，连亲